

诗歌路上相扶持

——从《双星集》谈起（下）



文友相见欢。左一为叶竹

从《新荷》诗集里叶竹廿来岁时的作品，和《双星集》里叶竹的作品相比，不难发现叶竹始终坚持着创作的正确理念与底蕴。如果有不同之处，那便是技巧的更趋成熟，语言的更趋朴实和意境的更趋深远。

许多读者之所以批评现代诗，理由是“不知所云”。而叶竹的诗一点也不晦涩，不难懂。叶竹从现实生活中取材，通过象征、比喻等创作手法，并以新鲜且丰富的语言，营造出一首首意境深远的作品。他的努力，令人激赏！

作为流落海外的龙的传人，叶竹从不忘记自己的肤色。叶竹的诗留下许多对祖辈家乡那

一块土地和传统中华文化的关怀与眷恋。而震惊世界，惨绝人寰的1998年五月印尼暴乱排华事件，叶竹诗中也有很好的捕捉。其中《乌雨伞》一诗，形象鲜明，掩饰不住炎黄子孙永远的伤痛。诗写道：“伞里/有文明的野火在烧烤派对/抢烧辱后仍然手舞足蹈/最后再把我那一层薄薄的黄皮/拿去烤成沙哆/不辣也香脆的早已握在/持伞人掌中/开阖折拆/任人处治//（《乌雨伞》第二段）

（五）

比叶竹年龄稍长的北雁，诗是他倾诉感情，表达爱憎的工具。北雁的作品，尖锐反映了诗人经历过的畸形

社会，其他也触及排华和战争所带给人民的苦痛。北雁固然紧紧牵住根的另一端，不忘记自己的肤色，但在饮水思源的当儿，他更关怀所住地方的节奏与变调。他明白，生于斯、长于斯，甚至将来也将死于斯的这块海岛，已是诗人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他的作品，从现实生活中取材，对海岛人文社会的变质有很好的描绘。如写酬神戏的《变质中的传统》、《答摇头族》等都是。其中《答摇头族》对西方歪风吹向海岛，也有很生动的描绘。夜幕低垂，便有人把“苦恼埋葬于舞厅”，在陪酒女郎脸上作乐。诗人在作品中，并无谴责的意味，但“摇头总比饮酒清醒”，却是无言的讽刺。

北雁爱憎分明，诗篇饱蘸着深厚的亲情与友情，粗略统计，他写给亲朋好友的抒情之作，约占本集北雁部分的三分之一，充分说明了诗人丰富的情感，通过

作品自然显示其超然的心境和精神寄托。诗人所表现的思想 and 情感，是纯真的，超越物质与视域之外的心里静域，因此令读者格外感觉其“真”。

北雁收录在本诗集里的《侨歌二帖》、《萍语》、《黄皮桔》和《那人如是说》等，都显示了华人飘洋过海，南来作客的一页辛酸史。请看《黄皮桔》：“习惯了时寒乍暖的南方气候/从未埋怨土地的/贫瘠/自发芽到花落成果//与剥皮柑相同受阳光雨露成熟的/每一粒桔/均蕴含苦涩的酸//”

华文解禁之前，那么一丁点的华文华语就只能依附在旅店、庙宇和卡拉OK的唱盘里委屈地出现。我还记得，八十年代我带进去雅加达给亲人的一幅中国山水画礼物，就因亲不敢悬挂在客厅，这幅画后来也就下落不明了。是的，当不法之徒闹事时，新年门前的春联，当年谁说不会召你破财呢？

北雁的诗，着

眼点颇广，佳篇处处，一些更充满哲理与警句，像《渔民传说》、《乌鸦自语》、《聋》、《习惯》、《在没有治安的环境里》、《只因炮声在远方》《蟾蜍之死》和《竹的七行》等，细细咀嚼，回味无穷！

（六）

叶竹坦言受北雁诗风的影响很大，而北雁诗中写给叶竹的诗则有“令人焦忌是你的诗句/凌驾我原已崎岖的诗路”之语。两人惺惺相惜，共同在诗歌的道路上辛勤耕耘已有多年。记忆中，新加坡诗人秦林和大马作家何乃健三度出版双人合著，令人钦羨，谁说“文人相轻”？而北雁和叶竹这一对廖岛诗友，也已在2013年出版了《双星集二》，我期待的是他们也能向秦林与何乃健看齐，在未来推出《双星集三》，文艺创作的道路上永远互相扶持，为印华文坛绽放出更灿烂的花朵！